



探秘金刚寺：

岁月深处的古刹传奇

□文/图 记者 郑格

在达州高新区石板街道，金刚寺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，静静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宁静。近日，记者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，踏上这片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土地，与寺内主持及当地村民共话金刚寺的前世今生。

古寺溯源：金缸之谜与康熙遗风

“相传，在清康熙年间，一位高僧云游至此，见此地山清水秀，灵气逼人，便发愿在此建寺庙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掘出了两口金光闪闪的缸，于是，寺庙便得名‘金刚寺’。”主持释善智告诉记者。

步入寺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庄严的一殿，维陀菩萨端坐其中，慈眉善目，仿佛在默默守护着这片净土。左侧的大钟、大鼓，历经风雨，见证了岁月的流转。海坝上，菩提树与罗汉松苍翠欲滴，铁鼎炉矗立其间，仿佛在低语着往昔的辉煌。

继续前行，便是二殿，一块高约三米的青砂石碑巍然屹立，正面镌刻着康熙禅学1200余字，背面则是“县示清规”十条，字迹苍劲有力，记录着金刚寺厚重的历史。

“这块石碑，是金刚寺的瑰宝，它见证了寺庙的兴衰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。”主持释善智的话语中，透露出对历史沧桑的无限感慨。

建筑风貌：三殿巍峨与文化瑰宝

穿过“二殿”的海坝，拾级而上，便是金刚寺的核心——大殿。大殿大门上方，“心空彼我”四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，笔力道劲，寓意深远。步入殿内，三座大佛像庄严肃穆，十八罗汉栩栩如生，仿佛能听见他们低沉的诵经声。大殿右侧的库房内，更是

藏有释迦牟尼的各种经书及《三国志》《济公传》等文献，这些古籍不仅是宗教文化的载体，更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窗口。

“这些经书和古籍，是我们的镇寺之宝，它们见证了金刚寺的兴衰变迁，也承载了无数信徒的信仰与希望。”主持释善智的话语中，充满了对文化的敬畏与传承的决心。

历史沧桑：玉屏遗梦与地名印记

金刚寺，又名“玉屏堂”。据主持释善智介绍，寺内曾有一面镇庙之宝——“梅花玉屏”，长约六米，宽约八米，可惜在民国初年，因军阀抢掠而流失。

然而，金刚寺的影响并未因此消散。根据“金刚”二字，所处山脉被命名为“金刚山脉”，所在行政村被命名为“金刚村”，就连当地的煤炭企业也被命名为“金刚煤矿”。这些地名，不仅是对金刚寺历史的纪念，更是当地文化的一种传承与延续。

在探访的过程中，记者还采访了多位当地村民。他们纷纷表示，金刚寺不仅是一座寺庙，更是他们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。“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，对金刚寺有很深的感情。”年逾古稀的村民肖大余动情地说，“虽然时代在变，但我们对金刚寺的守护永远不会变。”

记者手札：

离开金刚寺时，夕阳已渐渐西下，余晖洒在古寺的屋顶上，泛起一层金色的光辉。回望这座百年古刹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金刚寺，不仅是一座寺庙，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，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也承载了许多人的信仰与希望。未来，愿金刚寺能够继续传承和发扬其独特的文化魅力。

小周字库塔：
纸香未烬的古韵文脉

□牟方根(重庆)

七月的第一个周末，黄昏将云朵染成金黄色。我与妻子晚饭后散步，走到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江南分院的林荫道时，远远看到一名学生模样的青年，正站在院内那座名为“小周”的字库塔前，缓缓焚烧字纸。走近询问才知，他今年参加高考，取得了优异成绩。当时，他正在用这种传统的方式，告别陪伴自己十二载寒窗苦读的笔记和试卷，也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祈愿。暮色中，跳动的火光映着他那张沉静而专注的脸，纸灰随塔轻旋，宛如一场庄重而虔诚的仪式。

百年传承的古韵

字库塔又称“惜字塔”“敬字亭”“焚字炉”“字冢”等，是古代用于焚烧文字纸张的专用建筑。小周字库塔原址位于万州区小周镇长江南岸，地处海拔135米水位线下，建于清同治八年(1869年)。因三峡工程蓄水淹没，于2002年底实施原貌搬迁保护，整体拆解后复建于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南山社区。后来，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江南分院扩建，将这座文物点纳入院区景观保护范围，成为全国少有的医院内保存的字库塔。

复建后的小周字库塔，坐南朝北，占地6平方米，保护范围400多平方米，塔基直径2.9米，通高6.8米。该塔为六层楼阁式、石结构、宝塔顶。其中：第一层为素面基座，设焚烧口；第二层的東西两侧，开拱形通风孔；第三层阳刻《字库塔序》，因年久风化，第一段依稀可辨识“同治年间”“敬字惜纸”等字样，中间部分文字漫漶，推测为阐述建塔意义，末尾可见“周氏族众公立”等捐建信息；第四层正面楷书“字库”二字，字径约0.6米，右侧竖题“同治捌年岁次己巳”，左侧竖题“仲冬月吉旦立”；第五层有彩雕八卦纹饰；第六层用青石塑造宝瓶顶。

据清光绪《万县志》记载，历史上的万州境内曾有字库塔23座，主要分布于小周、武陵、瀼渡、新乡、大周、溪口、燕山、黄柏、长坪、郭村、熊家等沿江商贸集镇11座，白羊、余家、响水、龙驹、走马、罗田、恒合等乡村书院周边7座，城区文教场所5座(太白岩2座、芭溪河2座、天生城1座)。因战乱、洪灾等因素，损毁严重，现存遗迹仅5座。至2023年，确认现存完整结构仅小周字库塔1座。作为万州完成原貌搬迁的字库塔，小周字库塔不仅是研究古代字库塔形制、文化习俗

及社会风尚的重要实物，而且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至今仍有人自发进行惜字焚烧活动，形成传统建筑功能延续的罕见案例。

敬惜字纸的文脉

我曾多次驻足小周字库塔前，这座字库塔的仰慕者历来不少。谈及它的作用，人们多会提到古人“敬惜字纸”的传统——凡有文字的纸张，不可随意污损丢弃，须集中焚化于塔中。自唐宋以来，这种信仰逐渐制度化，尤其是明清时期，字库塔在四川、湖广等地广为修建，多立于书院、文昌宫或交通要道旁，既是崇文重教的象征，也暗含“文字通神”的民间信仰。

但字库塔的青烟里，承载的从来不是所有文字。据清代《万县惜字会规》记载，唯有儒家典籍、科举习作、官府文书等“圣贤文字”才需经沐手净巾后入塔焚化；而商贾账册、私人信札等“俗世文字”，则按光绪《万县竹枝词》“衙门废牒字库焚，商贾账册灶膛红”的记载，归入灶火处理。同治《夔州府志》更记载，当地士绅曾组建“惜字会”，定期巡查商铺，若发现将科举范文与杂账混烧，甚至会处以罚银。

小周字库塔在原小周镇时，我曾遇见一位正在焚书的孔姓老者。其父乃光绪三十年(1904年)夔州府院试录取的末科秀才——那一年，恰是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(1905年)的前夕，这批秀才因此成为传统科举制度的最后见证者。孔老回忆，其父应试时，必读“三书”：一是朱熹批注、重庆善成堂光绪二十年版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；二是尊经书院刊本、川东学政批红的《春秋左传杜注》；三是同治六年武英殿刻本、含曾国藩序的《钦定四书文》。

临终前，这位清代末科秀才立下遗嘱：将《三字经》等典籍捐予图书馆，而科场习作与应试稿件，则需沐手焚于字库塔。孔老叹道：“先父晚年常说，圣贤书当传世，但那些八股制艺，不过是‘功名灰烬’，该随科举制度一同进字库塔了。”

我轻轻翻开那册即将焚化的《应试同文字课》(临摹本，重庆善成堂刊，光绪二十六年)。泛黄的青檀皮宣纸上，朱丝栏格已晕染作赭灰，而孔老父亲的楷书仍如“铁画银钩”般沉厚——逆锋起笔处似有千钧之力，转锋时却又合了“黑大方光”的馆阁体章程。这哪只是字？分明是沁入骨髓的“敬惜字纸”天性，是砚田笔耕、薪火相传的斯文一脉……